

摘文

大豹

白石按山 1905

大豹社（ncaq）的意思，是指「生長很多鬼芒草（菅芒）的地方」，也因大豹溪河床上有一巨石形如大豹而命名。漢人則以該地曾經的居住者為「大豹」（topa）而取名。¹

大豹社，是消失於今日三峽大豹溪流域的一支泰雅族。過去我雖略知他們曾居住在這一帶，卻不明瞭這之間發生了什麼事，他們為什麼離開大豹溪，而現況又是如何？直到一次意外的機緣，協同研究大豹社事件的傅琪貽老師（藤井志津枝）一起前往復興鄉角板山，探訪大豹社總頭目瓦旦·變促的後代，現年 80 多歲的林昭明先生（Watan Taya，瓦旦·達亞），才逐漸打開對這段未明歷史的探索之路。

林昭明先生一族命運多舛。除了祖父輩瓦旦·變促率領大豹社對抗日本軍警多年、終告失敗抑鬱而終之外，父執輩樂信·瓦旦（Losing Watan，漢名林瑞昌）也因為大豹社戰敗，兒時就被當成人質交給日方，戰後成為著名的原住民菁英，1954 年因捲入「高山族匪諜案」被國民黨槍決。

林昭明自己則因就讀建國中學期間，參與組建「臺灣蓬萊民族自救鬥爭青年同盟」、鼓勵部落青年閱讀社會主義的書籍，遭到刑求並被打入監獄 15 年。

那天，初次握到林昭明溫熱的手，他的皮膚白皙，似乎是長期關在屋內所造成的，多年坐牢的陰影，似乎仍鑲嵌在他臉上皺紋的深處。從那時候起，我知道，註定要面對陌生的大豹社事件了——他們如何受到日本「隘勇線前進」策略的逼迫，如何在多條武裝封鎖線的鯨吞蠶食下節節敗退，最後退出大豹溪流域，「集團移住」到地勢孤絕的「溪口臺」，與其他具有敵意的泰雅部落為鄰。在多年的

¹傅琪貽，〈大嵙崁流域北泰雅族抗日事件始末（精簡版）〉，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，2010，頁 73。

戰事與流放遷徙之後，原本的 1000 多位族人，如今僅剩 20 餘戶，散居在角板山、繼志等部落……。這些原本與我無關的歷史，忽然間成為肩膀上的功課了。

去白雞彼日

遇見林昭明之前，冥冥中似乎早有一股力量牽引自己向著大豹社去。

小時候，父親總會開一部破爛的黃色二手車，載全家人前往大豹溪玩水。有一天戲水後返家途中，父親將車子停在一間雜貨店前買香菸，我也跟著下車蹣跚。店門前昏黃的路燈吸引了各式各樣的蛾類。蟲兒飛行的路徑就像畫壞了的原子結構線，不斷撞向厚厚的玻璃燈罩，發出扣、扣的聲響。看著蛾蟲狀似自殺的行為，我忽然湧現一個奇特念頭：「這一帶山區為什麼沒有原住民？」如今回想，可能就是因為這段 30 年前的懸念，慢慢驅使自己與大豹社結下不解之緣。

成年以後，帶著一把草刀一只背包走過三峽郊山，除了常遇到過去「三井合名會社」的茶場與其他礦場遺址，也發現愈來愈多有關大豹社的訊息。就這樣，我開始想要解開孩童時期那個昏黃燈下的困惑。



林昭明（Watan Taya，瓦旦·達亞）攝於角板山

最初，在查找資料的過程中引起我注意的，是一張 1906 年 9 月 18 日刊登於《臺灣日日新報》的〈隘勇線前進圖〉。這條隘勇線以ㄇ字型包住大豹社的傳統領域——從新店的獅子頭山開始，順著楠仔橋、松腳湖、大寮地、四城崙，一直到三峽的白沙鵠（白雞），然後爬上雞罩山系，接往福元山、白石按山以及鹿窟尖，最後才從烏才頭隘勇分遣所下山。

2015 年，我在籌劃《群島藝術面鏡》的新書發表活動時，其中一場便按照那張「隘勇線前進圖」，回到其中的白石按山，以及海拔 643 公尺的鹿窟尖，探訪至今尚存的隘勇線殘垣。

那是一個濕冷的中秋節，我帶著十餘位參與者來到三峽白雞宮，準備從廟後方的登山口上山。白雞宮是這一帶郊區的宗教信仰重心，廟前兜售一條根、牛奶埔的山產店、香氣撲鼻的滷豆干攤販，以及古樸寺院中，捻香祈拜的虔誠信徒……。這些優雅的畫面，相信是多數土城、鶯歌、三峽以及樹林人成長的記憶之一。聖殿裡的關聖帝君，想必也傾聽過無數信徒的苦難故事吧。後來我才知道，宮廟的創始人黃叢與海山煤礦及國民黨的淵源，這些事情，讓人覺得活在一個詭異的謊言裡。

我想起陳雨航的〈去白雞彼日〉，收錄於爾雅出版的《63 年短篇小說選》裡，那位嘴裡不斷嚷著「騙笑、騙笑」的名叫文華的小孩，他是這麼說白雞宮的：

那個行脩宮（按：白雞宮）到底有多大？最重要的是關聖帝君那把大關刀，嗯，還有，為什麼叫白雞，大概是那裡有許多白色的雞吧！關公和白雞有什麼關係呢？是不是因為關公呼呼地揮起大關刀把一群群白色的雞殺得到處都是？如果真是這樣子，那麼一定弄得整個天空和地上都是白色的羽毛紛紛飛舞了……

雖然〈去白雞彼日〉裡的白雞宮只是背景，全文多半聚焦在文華那位賣菜的單親母親、一直想要跟母親結婚的回春堂接骨師羅假仙、只會出一張嘴的劉婆子、

有錢同學郭三仔……，以及認為「這個世界都像一場騙笑」的文華身上。故事場景鑲嵌於 1970 年代的社會發展下，一位平凡孩童的內心衝突。

多年以後，我們穿越了〈去白雞彼日〉裡，文華夢想中賣著美味口香糖、汽水與西點麵包的白雞宮，穿過小說與騙笑的謊言，前往大豹社事件戰爭回音猶存的山野。一行人在跨過一座野溪鐵橋後，順著昔日的裕峰煤礦輕軌鐵路上行，經過被焚毀的礦場事務所，最後再上切二百公尺陡峭山路，穿越冰河時期孑遺的雙葉蕨（破傘蕨）、繁刺擾人而有著「森林邊緣殺手」之稱的山蕨叢，約莫二個小時的顛簸後，始至目的地鹿窟尖。

在這個日本砲擊大豹社的制高點上，我與參與者輪流朗誦樂信·瓦旦於 1947 年撰寫的《臺北縣海山區三峽鎮大豹社原社復歸陳請書》。據說，這封遞交給當時國民黨政權的「歸鄉」書信，是造成他往後遭到槍決的主因。相信那一天，瓦旦的靈魂正在周遭看著我們。

後來我才發現，原來鹿窟尖那座斷土殘垣般的隘寮，只不過是 1906 年貫穿崙尾寮、雞罩山與鹿窟尖的「雞罩山—崙尾寮隘勇線」其中的一個點。根據統計，為了分割、圍堵並殲滅大豹社，日本在新北市與桃園交界處的崇山峻嶺中，前前後後開闢了好幾條隘勇線，總長度達到上百公里。

白石按山

實際走在這些隘勇線上，總會令人揣想，當初日本軍警、漢人隘丁是怎麼構築出這些山地的軍事線？興築隘勇線的危險工作，想當然爾是由低苦階級的漢人擔當，除了少數日本人之外，漢人隘丁往往也擔任各個隘寮第一線的巡守工作。

鄭安晞的博士論文《日治時期蕃地隘勇線的推進與變遷（1895-1920）》裡，引述了一段關於隘勇日常生活的節錄，可供想像當時的生活：

隘勇平時若沒有事情時，事實上是非常安閒與逸樂，生活起居在山區，防備的隘寮設置於山頂，儼然為四、五間（約 7.2 公尺～9 公尺）方正之小城廓，方便隘勇的日常起臥，而且有三、四名同伴，佇立於寮外，眺望無涯無際的蕃山，日復一日。隘勇鮮少有 40 歲以上之老夫，大概都是 17、18 歲到 30 歲之間、身體強健之年輕人，身穿灰色的洋服，頭戴著帽子形狀類似鐵道驛夫之類，前面鑲有徽章，貼以「隘勇」二字，腳上有腳絆（綁腿），行走起來輕快，肩上扛有「スナイトル」（Snider）火銃。三餐在寮內炊煮，整理自己的銃器，心繫外面的警柙，並無特別的事情。

構造複雜的隘勇線，堪稱當時高科技工程之匯聚。除了要在制高點與要衝地帶構築隘寮以外，另外也需擇適當地點設置「副防禦」系統，如掩堡、鐵絲網、高壓電線與地雷等，至於電話線等設施更不在話下。相關的作業規範在台灣總督府的《蕃地作業軌範》有系統性的描述。這些複雜的隘勇線工構，隨著後續「蕃情」的穩定，逐漸改為常備形式的理蕃道以及警備道，昔日隘勇線上的隘勇監督所、分遣所與隘寮，也改建為更堅固的警察駐在所。而過去日殖時期地圖上的空白之域，也從隘勇線時期被劃為「警察地」之後，逐漸轉向「平地」的治理模式。

下句的巨大衝擊，沒有描述出來巨大衝擊從何而生

那次鹿窟尖之行後，目睹了數量龐大，結構尚稱完整的隘勇線遺址，我開始積極尋找解答，鹿窟尖曾經發生過什麼事？以及「雞罩山－崙尾寮隘勇線」與大豹社之間的關聯；也才進一步理解，那短短一小段隘勇線，卻決定了一個族群的興亡。其中，最關鍵的就是白石按山的爭奪。

大豹社的傳統領域在清帝國時期，已經修築了一條橫越今日新店到三峽山腳邊的隘勇線，用來區隔漢人與原住民。日本領臺以後，為了龐大的樟腦利益，總督府決定對大豹社展開討伐，「雞罩山－崙尾寮隘勇線」就在這個時期修建。《三峽鎮志》中記載了該段隘勇線的形成過程：

明治三十八年（1905），設加久嶺熊空山、大豹山防「蕃」橫斷線。四月，由福元山至烏才頭方面隘勇線前進。六月中，大豹社住民久為封鎖，生活困甚；請降乞交換物品，日人允之；乃派腦夫二百餘人入山採腦，並乘機推進由上瓦厝埔經烏才頭之白石鞍山²、打鐵坑至白沙鵠之隘勇線（按：即為「雞罩山—崙尾寮隘勇線」）；住民大恐，乃復事反抗。七月二十五日，猝攻隘寮，死日警、腦丁多人；而腦具設施亦悉予焚燬，八月三日，日軍增援，佔領白石鞍山，可俯瞰蕃社，由四圍勦襲，山地住民不敵。八月十五日，日人遂完成其隘勇線，延長約六公里；沿線遍埋地雷，阻絕交通。

這場關鍵性的隘勇線擴張衝突裡，瓦旦·雙促率領族人反覆撲殺日方，幾番爭奪後，日方終於強佔稜線，並在鹿窟尖以及相鄰的白石鞍山一帶架設砲台，位於數公里外的大豹社聚落（今日的插角村），完全暴露在山砲的射程內。³

白石鞍山爭奪戰之後，總督兒玉元太郎向日本內地拍發的電報寫道：「經日方砲轟大豹社後蕃人逐漸退卻，終究完成隘勇線的擴張，於本日解散增遣隊」⁴。此外，《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》所收錄的資料裡，有一份明治 38 年的〈獎賞賀來倉太等 17 人討伐桃園轄內蕃人案〉公文，從文中對於三位警察的褒獎，可以一窺白石鞍山戰鬥的細節：

²即為白石鞍山，該時期日方文獻有白石鞍山、白石鞍山兩種稱呼，但以前者居多，故本文取白石鞍山之說。

³插角是大豹社的部落所在地，過去稱為「狗空口」。現今三峽區插角里路邊有一面說明牌記載著：「插角舊稱大豹，明治 39 年（1906）日總督佐久間訂定理蕃方針，大舉討伐這一帶蕃人的時候，於大豹社的門關：狗空口附近突出的高地，設置警察官吏在所，因認為豹是會傷人的猛獸，因此地恰有兩處突出的高地，形同牛角，於是就改稱為插角。」

⁴傅琪貽，〈大嵙崁流域北泰雅族抗日事件始末（精簡版）〉，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，2010，頁 93。

一、警部村田百合藏獎賞部份：尤以 7 月 15、16、17 日無數生蕃包圍分遣所（烏才頭），企圖斷絕該所與二坪隘寮之聯繫。雖嘗試猛烈襲擊，但皆予以擊退。……佔白石按山（7 月 22 日）後，再與生蕃交戰，遂急告隘寮據守之。

二、警部福元伊之助獎賞部分：起初該員跟隨神田支廳長據守二坪隘寮，7 月 15、16、17 日該寮遭敵彈射擊，該員依舊冒險指揮部下進行戰鬥。7 月 21 日該員配屬於第一部隊指揮官井坂警部，從事佔領白石按山北尖任務，雖與蕃人相衝突而不屈服，進而佔領鹿窟尖，又進而佔領雞罩山北西方之無名高地（按：可能是今日的白雞山頭）。

三、警部井坂仁太郎獎賞部分：該員於 7 月 20 日由大嵙崁支廳來援……自烏才頭連過山脈，佔領白石按北尖，與第二部隊互相聯繫。又於 7 月 28 日擔任第一部隊指揮官，前進至鹿窟尖隘寮，接著開鑿至白砂鵠之隘路並建設隘寮。

〈獎賞賀來倉太等 17 人討伐桃園轄內蕃人案〉公文裡也描述了日警巡查阿部周治因為協同的漢人不敢上山參戰，「遂親自身扛砲身，攀爬白石按山，於佔領後一小時開始砲擊，致使蕃人大大為退卻」，成為日方在白石按山砲轟大豹社的正式書面紀錄。翌年，為了徹底消滅大豹社，總督府責成深坑廳以及桃園廳組成兩支隘勇前進隊，動員高達 1454 名軍警，以東西兩面夾擊的方式，經歷五天日夜，激戰十餘次，終於達到了「大豹滅社」之目的，並沿著大豹溪河岸興築了「加九嶺－熊空－大豹隘勇線」，以取代前述的「雞罩山－崙尾寮隘勇線」。這條新的隘勇線大約順著今日的湊合－插角－有木－線的北－四四線縣道。

經此一役，大豹社被連根拔起，瓦旦·變促率領社眾遠離家鄉，向南撤往桃園的東眼山麓。1907 年，日軍為打通從林望眼（今日的烏來福山村）橫貫北插天山，再下到角板山、阿姆坪的「臺北－桃園縱貫隘勇線」的偉大工程，再度動用更多部隊追殺，發動了插天山以及更為激烈的枕頭山之役。瓦旦·變促再度被

擊敗，失去泰雅族大嵙崁前山群「攻守同盟」(qutuxphban) 的領導地位，⁵大豹社從此流離於桃園山區，族群也因而土崩瓦解。



鹿窟尖（南尖）上的隘寮殘垣

整體來說，日方動員了難以計數的人力，以長達八年的時間，分階段、分區域，開鑿了好幾條用來包圍與殲滅大豹社的隘勇線：1903 年建造「獅子頭山－平廣坑隘勇線」，1904 到 1905 年繼續推進「雞罩山－尾崙寮隘勇線」，1906 年完成「加九嶺－熊空－大豹隘勇線」，1907 年更完成「水流東－合流隘勇線」、「臺北－桃園橫貫隘勇線」⁶。小小一塊三峽郊山，被切割得體無完膚。而在大豹社撤出傳統領域以後，三井合名會社即隨之進駐，大肆砍伐樟樹製腦。可以說，樟腦的利益才是理蕃戰爭的核心。特別是同時期爆發的日俄戰爭，使得日本對於殖民地的財政特別憂心，樟腦遂成為支撐殖民地經濟的重要項目。

⁵同前註，頁 93-97。

⁶鄭安晞，《日治時期蕃地隘勇線的推進與變遷（1895-1920）》，臺北：政治大學博士論文，頁 147-167。

大豹社可以說是日本整個理蕃戰爭的前哨戰。自 1907 年起，臺灣總督佐久間佐馬太總督陸續發動了兩次「五年理蕃計畫」⁷，甚至親自率領萬餘部隊深入太魯閣山區，圍剿太魯閣族（Truku）。更多悲慘的故事流傳於山野之間。例如，太魯閣戰役期間，隨軍記者檜崎冬花如此描述了一位「歸順」的老蕃婦：「彎腰老蕃婦如瘋狂似的，每日至附近的山中尋找至親，……因饑餓而瘦削的蕃婦，宛然此世的餓鬼，那如絲線般的細手伸著手指……」⁸

在我所讀過的日方資料裡，檜崎的報導是少數比較偏向「同情」原住民的言論，雖然也不是沒有其他持同情態度的日本記者、學者專家，但是日本知識份子們或許根本上仍然認為，「蕃人」的犧牲乃是帝國推展大業不得不然的舉措，使得這種同情也變得很廉價。

寫到這裡，腦海裡再次浮現老人林昭明蒼白而蒼老的臉孔，以及大江健三郎在《沖繩札記》裡受到沖繩人質問的「你為什麼來沖繩？」我究竟是不是因為同情大豹社的遭遇，才想去探索他們的歷史？同時，另一個來自不明時空的聲音好像也在問我：「你為什麼來白石按山？」但是，再多的質疑自問，比起大豹社被殺戮、離開家園的事情，我的所受所感，還真的不值一提。

然而，大豹社那只堪想像的痛苦，也似乎形成了巨大的歷史屏障，讓我像隻無頭蒼蠅一樣，鑽入浩瀚山野間摸索、尋找隘勇線。

某個濕冷的雨天，我嘗試攀爬三峽外插角一條杳無人煙的山路，想找出日本人在白石按山衝突之後，是走哪條路進入大豹社啟動開發。由於山路幾乎已完全荒廢，幾經迷路之後，我像一位 80 歲的阿公把摩托車騎上高速公路一樣糗，最後整個人卡在陡峭的山崖上。雨愈下愈大，尖刺的雙葉蕨布滿周遭，大蛇新鮮的褪皮還懸掛在樹梢。當時，我只能不斷揮舞手中的草刀，跌倒再前進，開闢出一

⁷佐久間前期「五年理蕃」計畫為 1907-1909 年的三年間，後期為 1910-1914 年。在前期「理蕃五年」計畫中，臺灣總督府完成泰雅族「前山群」的征服。

⁸檜崎冬花，《太魯閣蕃討伐誌》，臺北：臺南新報社臺北支局，1914，頁 260。

遺憾的是，至今這條對原住民族的分別與歧視之線，仍不能說已完全消失。這也就是我們需要重返這些邊界（包含實體的隘勇線、地圖的邊界乃至於我們心理的邊界）的原因。甚至，在「世界」的大地圖裡面，我們（臺灣）也幾乎常被當成西方的空白地帶看待。

曾經做過「研究」的我們，都知道那種羞辱感，一種穩固存在於今日知識生產場景的隱形邊界。

日本學者酒井植樹曾敏銳指出，十九世紀以來的知識實踐，一直被西方的 *humanitas*（人文主義的「人」）與 *anthropos*（人類學的「人」）的分歧所主導。*Humanitas*，長期以來被認為是描述「西方世界的人」，暗示了：只有西方的人性有人文主義的價值；而 *Anthropos*，則是觀看西方「以外」的人——例如歐陸帝國主義下的被殖民者。後者是一種兼具人類學與民族學的觀點。日殖時期日本看待原住民乃至整個臺灣社會，基本上也都沿用了這樣的劃分。

酒井認為，真正值得注意的，並不是 *humanitas* 與 *anthropos* 的劃分至今是否還存在——它當然存在，而是，邊緣地區特定的區域主體（例如鄉村人、勞工階級、原住民族等），那些在過去被認定為 *anthropos* 的人，會不斷想流向 *humanitas*。這裡面於是產生了很多矛盾與想像。譬如，邊緣的區域主體往往會相信，唯有努力成為 *humanitas*，才能脫離被土著化的 *anthropos* 的噩夢。

換句話說，類似安井那樣明顯的帝國主義知識劃分，表面上雖然失去了歷史條件，但強勢文化所代表的人文主義，仍像一塊超級大的磁鐵，對異質文化具有高度的宰制性。

邊緣的區域文化——例如，曾被定位為野獸的原住民，在「脫 *anthropos*」的過程裡，除了須不斷強調自身的傳統文化外，不免還要與強勢文化的 *humanitas* 產生激烈的對辯。目前看來，這仍是一個激烈動盪中的，關於知識生產的戰爭。

雙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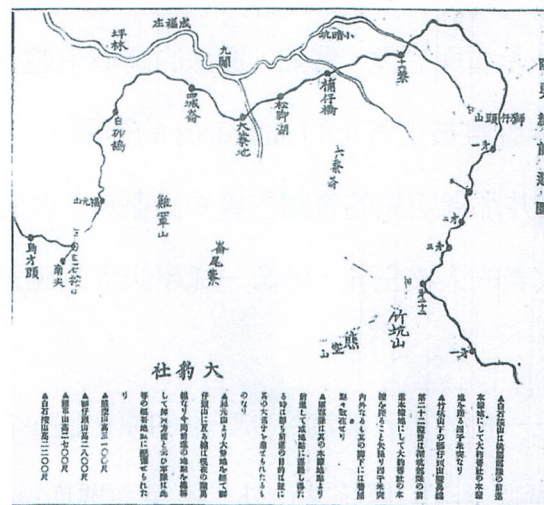
同時，在推進隘勇線的困難時期，也曾發生日本總督府命令部隊，在缺糧時可以食用蕃人的肉，似乎更堂而皇之將蕃人視為動物蛋白質的來源。例如 1910 年圍剿大嵙崁蕃時，佐久間總督曾經透過電訊傳達以下的命令：

命小泉少將為宜蘭方面指揮官。如有糧食缺乏的報告時，即命以大嵙崁蕃人之肉來充饑，此旨傳達給大津總長（按：當時的蕃務本署長），與軍隊協力合作，以達討伐的目的。¹⁴



上圖：讓·巴提斯特·杜赫德（Jean Baptiste du Halde），*Province de Fo-kien*（福建省圖），1735。

下圖：日殖初期的二萬分之一《臺灣堡圖》，1898。空白區域為大豹社與北大嵙崁族的範圍。



《臺灣日日新報》的〈隘勇線前進圖〉，1906 年 9 月 18 日

¹⁴藤井志津枝（傳琪貽），《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理蕃政策》，臺北：文英堂，1996，頁 256。

這種刷白塗抹，也是某種現代的寓言。地圖的空白，勾勒出往後數百年，國家體制看待原住民族傳統領域的基本方式：國家具有絕對的地圖編纂權力，可以留白，也可以任意填充內容——將原住民的傳統領域，繪製為觀光地圖、或者林班的分布圖。

過去地圖上的空白交界處，往往是昔日的隘勇線；例如，1900 年的《臺灣堡圖》裡，¹²日本帝國與大豹社的交界處，大約是當時的三角湧隘勇線。這是一條非常古老的古道，經過實地帶隊踏查後，我發現，這條漫長的山稜今日已經沒什麼人走了，沿線仍可看到板橋街的界樁、路上隱約出現一些石堆構造物，以及石砌路面，依稀可以佐證為隘路。

除此之外，地圖上的空白交界處，還存在更多層次的解釋。基本上，它可被視為過去臺灣島內的「帝國邊界」或者「內戰的前線」；同時，這條線也是律法見解創造出來的抽象的線，或者——透過人類學視域強迫畫出來的邊界。

曾任臺灣總督府法院判官的安井勝次曾如此強調：「生蕃系化外之民，在我國領土上橫行的野獸而已。」安井透過法學上的見解推定：「生蕃」雖然可能具有法律上的自然人位階，但由於清帝國以來，生蕃即被視為「固我化外之民」、從未被納入國家的律法系統，因此他拒絕承認他們具有法律上的「人格」。

安井的觀點，被日本各界普遍接受，甚至沿用到隘勇線前進時期的戰爭裡，將蕃人視如動物般驅離。¹³安井的劃分因而與動物園裡面的柵欄沒什麼兩樣，區隔出人、獸之間的分別。因此在日方的眼中，理蕃戰爭對原住民的清剿，並不是傳統意義上國家與國家之間的戰爭，也不是所謂的鎮壓內亂，而毋寧更像是神話故事裡，人類如何驅趕猛獸的情節。

¹²《臺灣堡圖》由「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」出版，從 1898 年一直到 1904 年始繪製完成。

¹³黃唯玲，〈日治時期「平地蕃人」的出現及其法律上待遇（1895-1937）〉，《臺灣史研究》第 19 卷第二期，臺北：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，2012，頁 105-106。

條至今連自己也不願再重走一次的山路。如此，你問我這樣一個「白浪」，為什麼要來白石按山？我實在也沒有答案。我只是一個歷史的捐客嗎？

空白，與人的邊界

除了很少數的學者，臺灣人對於大豹社的理解，可以說近乎空白——即使其發生的地理位置是如此接近「首善之都」的臺北。我認為這仍是一個空白之域。這一點，從歷史地圖的演進，也可看得出來。

與其他原住民的傳統領域類似，大豹社的傳統領域在清帝國與日殖初期的地圖上通通都是一片空白，是帝國領土以外的區域。從 1735 年法籍耶穌教會教士讓·杜赫德透過法國科學院的現代儀器所繪製的《福建省圖》⁹，即以看出，當時清帝國對臺灣的掌握，僅止於月亮型的西部平原，東部則像完全消失在海裡般，一片空白。而更早的 1714 年，乾隆皇帝為了完成《皇輿全覽圖》，同樣派遣了三位法籍傳教士來臺進行 33 天的實地測量，繪製出三張臺灣古地圖，同樣也只呈現出西部平原。¹⁰

東部的空白帶來一種恐怖的感覺。確實，有一股力量拒斥著現代科學測量的進入，甚至在臺灣成為國家領土後，這些地方依然拒斥資本的進入。

矢內原忠雄分析日殖時期臺灣早期資本主義的形成時，略帶神秘地說道：「不知幸或不幸，資本就是厭惡（臺灣）東部」¹¹。這個空無，不僅是地圖上的留白，還更像是一種外加上去的粉刷——猶如用白漆塗抹在原住民土地上一樣，覆蓋了原住民族已然生活在山裡千年、具有豐厚文化的事實。

⁹*Province de Fo-kien*，（福建省圖）尺寸為 31.5X37cm 銅版印刷，手工著色，屬於小型地圖。收錄於 1735 年法國出版的 *Description de la China*（中國誌說）。

¹⁰摘自：〈清朝三大實測地圖中的臺灣〉，「地圖與遙測影像數位典藏計畫」。

¹¹矢內原忠雄，《日本帝國主義下之臺灣》，林明德譯，臺北：財團法人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，2014，頁 140。

同樣的知識宰制，也出現在紀念碑的設置上。在三峽外插角山區，有一個大豹社事件的「忠魂碑」，是為了紀念日方的戰歿者所設；但大豹社原住民的犧牲者，雖然比日方的戰歿者更多出數十倍，卻連實體文獻的記載都付之闕如。

數十年來，日方的忠魂碑幾經颱風、地震，依然能在荒山中保持完整，或許是日人的靈魂還居住在裡面，但更可能是大豹社的魂魄也在守衛著它，好作為來日轉型正義的素材吧。

主體石塊似乎來自附近河床的黃色砂岩，是三峽早期山居民宅常見的材質，但碑體上的說明牌，則已被挖走了。根據居住在金敏山區的張茂生老先生所說，銅鑄的說明牌是被附近的礦工挖去做燈火芯。

忠魂碑前方還有一條破損的參拜道，通往蚊蟲繚繞的桂竹林。在多年的荒蕪下，蔓生的桂竹林似乎有將忠魂碑「吃掉」的趨勢。

那趟探索之行後，我興起了「它應該被保留」的念頭。適逢柯文哲的臺北市政府因為三井倉庫拆遷案招惹爭議，而忠魂碑與「三井合名會社」墾殖三峽山區，直接相關，我因此為忠魂碑寫了一篇短文，一方面聲援民間發起的「搶救北北三：北門 x 北三線 x 三井物產舊倉庫」行動；一方面也藉此主張：北門三井倉庫單一建築體的保存，必須同時連結三峽深山中的忠魂碑，以及許多三井墾殖過的山區遺址，包括日殖時期的軍事侵略、科學化的土地測量，乃至於三井等財團的發展等等，才能較為整體地一窺臺灣殖民現代性的全貌。

聲援行動雖然失敗，因為文章被轉載的緣故，反而引起一連串不可思議的「迴響」；過去苦苦查找不到的大豹社資料，忽然間不斷湧入。較之於往昔虛無縹緲地探尋大豹社事蹟，簡直不可同日而語。就好像大豹社人的冤屈化為一股力量在背後推動一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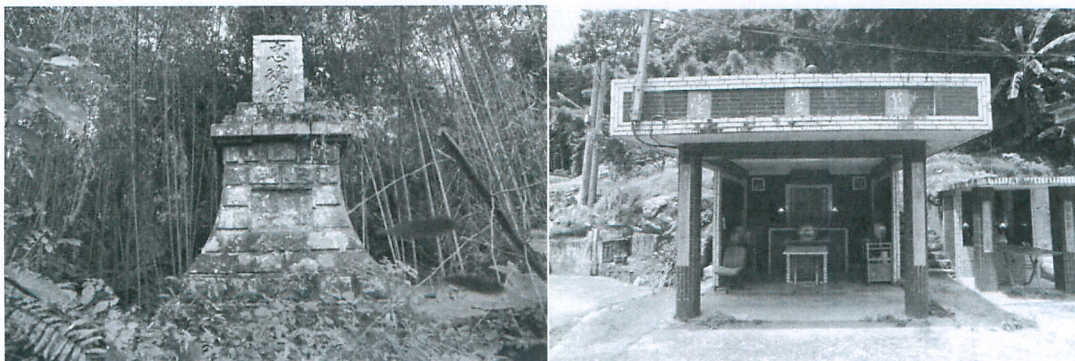
雖然不願推諉於鬼靈之說，我還是得承認，這段調查大豹社的過程，還真是驚異連連。不久後，我意外得知，距忠魂碑不遠的湊合橋一帶，有座收納了上千具無名遺骨的百年萬善堂。堂內的碑體刻著「靈應萬善同歸墓」，左右眉批則是

「忠義」二字，碑體註明的修建日期是 1910 年 11 月，恰好是大豹社事件結束後三年。一旁的無極皇宮住持說，萬善堂是地方人士受到託夢，為了收納橫死山區的原住民及漢人遺骨所建。

那天，面對著龜甲墓龕裡的千具屍骨，我難掩激動——那麼長時間的不斷查找、那麼多的無明與不解，好像都在面對這間小小的陰廟時，有了答案。原來我所探索的隘勇線，所閱讀的大豹社事件史料，長達七年的戰事裡，抗日的大豹社人一直都是在歷史文獻中消失的一群，這群失去面孔的人，他們的模樣終於在眼前的萬善堂能夠略為顯影。

不過，在訪問世居金敏山區、萬善堂爐主之一的張茂林、張茂生父子之後，才進一步得知，這些骨骸是在大豹社遺址上開墾的漢人移民挖出來的。除了原住民的戰死者以外，也混合著遭到戡首的漢人頭顱。

於是，陸續拜訪過大豹社遺族、白石按山、隘勇線、忠魂碑以及「靈應萬善同歸墓」之後，我開始組織探勘隊，著手進行一個龐大的空間測量計畫，並陸續前往北插天山、竹坑山、熊空山、拔刀爾山、加九嶺、獅子頭山等地，為了將橫亙在北臺灣郊山裡長一百多公里，與大豹社事件有關的幾條日本隘勇線遺址一一找出來，試圖從空間測量的層面，在以文字敘述的史料之外，再現大豹社事件的空間感知。同時也開始嘗試與原委會、林務局與文化部的文資部門會商，希望能夠以「歷史步道」的保存規格來看待殖民者所興築的隘勇線，並且有朝一日能將這段歷史踏查的結果，交給大豹社遺族，共同探索這段無名的歷史。



上圖：外插角山區的忠魂碑，下圖：湊合橋上方的萬善堂